

第十八回 擅風流勇冠千軍 談色量妙開萬古

詩云：

十年流落倦相如，雨散雲愁夢亦虛；今日更裁婀娜賦，再生應種斷腸書。

心情漠漠憑香篆，往事紛紛傍綺梳；莫訝天台無舊路，驂鸞是處有同車。

話說五個美人，簇擁雲客走上樓來。十瓣香蓮，忻忻相向。雲客卸下衣裳，正如丈八剛矛，交鋒對敵。那些藤牌刀手，一個個滾將上來，你道怎生發付？

原來雲客在京時，於駙馬府中，得一種秘藥，乃是大內傳出來的，叫做緩催花信丹。形如大豆，將百花香露調搽用服。每夜只用一丸，可以通宵不倦。更兼一種異味，如西域所貢瑞龍臘香。搽過後，至完事之時，滿身汗出，香氣馥鬱。

其汗沾濕衾衫，香氣數日不散。雲客的本事，原自驍勇，又兼得此奇藥，隨你五個美人，橫衝直撞，他竟毫不揣著。

當夜齊上繡牀，正值一輪明月，照到牀中光明如晝。雲客把樓窗盡開，揭起帳子，恍疑身在瑤台，與諸仙子相對。

雲客道：「今宵月下，須要各人取異標新，鬧一勝會。」

即從蕙娘起，每人先抽二百，湊成一千之數，做個見面禮，此後不拘常格，直弄到東鳥高出為止。

孫蕙娘不待說完，就一手扯住雲客，高抬雙腳，露出粉裝玉琢的一物出來。

雲客提起元陽，在旁邊一擦，早已被蕙娘聳身上湊，直插進去，亂顛起來，絳英道：「蕙娘不要著忙，慢慢的數清二百，便當交卸候缺了。」

蕙娘此時，正當高興，不上幾刻工夫，就過了一百有餘，雲客見他一腔銳氣，就退得緩，進得急，將近二百，忽然頂住花心。蕙娘酥酥的叫道：「啊呀！啊呀！此番正有些好處，可到二百之外，再加二百，不要就去交代。」

絳英見他戰聲酣至，自己癢個不住，漸漸流出水來，上前扯住雲客道：「數用已過，怎麼不交代？」

不管蕙娘肯不肯，便硬扯下來。雲客轉身過去，未及湊合，絳英的舌尖，已吐在雲客口裡了，只因絳英親見軍威，心上禁遏不住，腰下已瀾得齊齊整整，專待雲客上身，他便盡情交合，緊緊抽得七八十。他的火性，到煞了一半，才到二百，不待別人催促，便道：「如今該再論兩番。」

那素卿的性子，比絳英略熬得幾分，已經聞戰兩番，他即仰身候缺，雲客急欲完了各人見面禮，還要整頓軍容，翻更陣勢，立起身來，在季苕身上敲一下道：「素卿的數目，煩季苕為我數一數。」

韓秀苕正在牀沿上與玉環小姐講些閒話，也不來管雲客，只得攙住素卿道：「我為你緊緊抽送，你為我暗暗記著，不要過了限期，被他們鼓噪。」

雲客抽一抽，素卿湊一湊，可煞作怪，下面的聲響正像與他叫清記數的一般，始初抽一抽，他便響一響，到一百後，抽一抽便響幾響，直響到完了，素卿也要暫時歇息，竟自把絹帕揩抹。

雲客道：「如今輪著季苕，準備出戰。」

季苕會意，轉身替代，因玉環晚間偏背了一席，所以輪他在後，雲客把季苕攙住香肩道：「見面禮來了，可即收進去。」

季苕道：「禮是要收的，但當抹淨些，不要把別家的力錢，與我字數。」

雲客又取香帕揩抹，然後與季苕對壘，那韓夫人的妙物，又是一樣，起初稍寬，見了此道，漸漸緊起來，若是盡根抽送，他便緊緊裹住，不放一些縫兒，還有一種異趣，若是抽到好處，他卻不要大抽，只要盡根頂住略略鬆動他裡面，自會含啞，所以雲客會心微笑，雖是數限二百，到歇了四五次，才得完局。

以後輪著玉環，雲客坐起身來，抱住玉環，相對而坐，下面兩件東西，先已湊得停妥了，雲客對玉環道：「他們見面禮都已完了，只待你完了二百，就該翻出好陣法來，不要拘著題目，如依疲秀才作文。只管依經傍注做去，全無意朱。」

玉環道：「只要你題目出得好，不要說秀才，就是童生，也會做好做字，何況狀元之妻，才郎之婦乎！」

雲客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也不必拘定二百了，就把這數湊成一個妙局。」

雲客仰身睡下，玉環坐在身上，那下面便直貫其中。

玉環道：「這怎麼意思？」

雲客道：「這叫做雲犀射月圖。」

玉環道：「意思甚好，文字還不快暢。」

就把身子略略動了一會，又將纖手撫摩一番，即俯身貼在雲客身上。

雲客攙住道：「這局面取名叫舞燕窺巢。」

玉環道：「名色甚好，但恐怕燕泥點污。」

雲客不肯放下，兩人翻轉側睡。就把一隻金蓮扯到腰上，雙手攙住，意味深長，不可盡述，那時春興大發，頗有短兵相接之色。

雲客道：「這叫做傍花扶柳之圖，也算一個好勢。」

約莫停了數刻，雲客才放玉環睡正，爬上身來，並喚那絳英、蕙娘，大家幫襯，扶住兩腳，滾做一團。雲客又攙著季苕、素卿，各人做些小意思，以便助興。

雲客道：「這個勢叫做戲蝶爭花。」

如此大鬧一番，玉環星眼蒙蒙，雲客知道他丟了，輕輕放下金蓮，待他酣睡，再整旗槍，與別個鏖戰。

是夜，五個美人個個爭奇取勝。就是隔山取火，順水推船之勢，也看得平常，不肯敷衍。一夜五更，個個翻些極奇極妙的作法，看看東方發亮，雲客與五位美人，一枕而睡。及至覺來，已是巳牌時候。

雲客道：「我們便幾個俱是天上摘下來的，恰好配合得停當。每夜只圖些好勢，切不可輕度過

看官，你道怎見得天上摘來，配合停當的話？但凡世上的人，色量大的，止有一個婦人不能盡興。就思扒牆挖壁，做些姦淫之事出來。若色量淺的，倒有了幾個婦人，一時對敵不過，隨你藥力資助，越助越疲，反為不美。只道春方是助興之物，不知有力量的，得了藥力，正像有力氣的。再加些搭膊衣甲，持了器械，愈加威勢。一個斯文小子，也叫他束了搭膊，披了衣甲，便弄得頭昏腦悶起來。所以春藥這一事，只好助有量之人。

只是世上人，同樣一副本錢，為何量有大小？不知這個色量，其酒量財量氣量一般的。酒量人人曉得，那財量氣量，就沒人易明了。

人類中有藏得財的，盈千累萬，藏在家中，一樣吃飯著衣，知覺無有。若是藏不得的，偶然有了十兩半斤，就把銀錢撒漫，面上帶些驕矜之色，這是財量淺的了。至於氣量，也是這等。

古人一怒而安天下，淮陰侯屈於市井，而伸於三軍，這俱是氣量大。不比得撫劍房視，專逞一朝之念的。由此推之，豈非色量之淺深，決有定數。趙雲客四量俱大，每事過人，所以做出來的事，偏比別人不同。

人只道陰陽配合，自古以來，一定之理。不知如今世上的人盡是沒有此道的。怎麼沒有得？世上的人不叫做陽物，只叫做撒尿棍；不叫做陰物，只叫做種子窠。惟有趙雲客與五位美人這樣，才叫得真正名色，其餘都不是。

說話的，你差了。這個名色，是千古不易的。世上人一樣有精有血，湊著一處，自然有一番趣味。怎麼只叫撒尿棍，種子窠。惟有趙家男女，才當得這個名色？

看官們，且靜聽在下有個切喻，說來便見明白。

凡在世上的人，出了母胎，就有兩隻手，兩隻腳，共二十個指頭，一些也不差。為甚麼打拳的把勢走來，人人叫他手腳的？又這是他的手腳好？難道只有拳師的是個手腳，其餘都不是手腳？不知拳師的手，左盤右旋，運用得轉，才叫得有手。別人的只好把他吃飯，但這叫做吃飯手，算不得真正有手。拳師的腳，左飛右舞，運用得靈，才叫得有腳。別人的只好將他走路，但這叫做走路腳，算不得真正有腳。

如今的男女，夜間做了一處，也會扒上身來，乾幾遭事。原來上身的時節，甚是高興，及至完事後，各人轉身，一覺睡去了。清早起身，只思做人家，乾別事，如此幾番，腹內有些萌芽，非男即女。除了生男育女，便是撒尿。問他陰陽交媾之理，全然不曉得。有時看幾幅春工，反覺這等樣子，做得不平順。這豈不是撒尿棍、種子窠，何嘗曉得陰陽正理？

說話的，不必細講，我知道了。拳師有手有腳，但凡人個個習了打拳，就是有手有腳的了。趙家男女，如此這般，但凡人個個看了這回小說，就該稱這個名色了。

看官，不知這句話，又是說不去的事了。若是習得來，學得會，這樣小說，也不希罕。拳師的手腳，何從去尋飯吃，不知會打拳的，這副骨頭這副氣力，這副身段，是天上帶來的，世間豈能個個如此？倘若元氣不足，或是手足嬌嫩，力氣短少，一出手，便眼花撩亂，這就是打不得拳的作料。又只知凹進的是婦人，凸出的是男子，不知趙雲客與五位美人，這副相貌、這副心情、這副氣質，也是天上帶來的，世間豈能個個如此？倘若生得醜陋，或是心性粗蠢，也要依了小說，行起事來，但見其惡，不見其妙。

所以繡屏上的緣法，自然要做一番勝會，應個真正名色。趙雲客自上「五花樓」，便把此道看做第一件正經事，道是上天賦異於我，何等難得？今後隨花逐柳，聽其自然，不惟負人間花月之場，抑且負上帝誕生之美。所以盡極歡娛，不分晝夜，風花雪月，時時領略佳趣，一舉一動。皆自己把丹青圖畫了，黏在「五花樓」繡屏之上。擇其中尤美者，標題成帙，為傳世之寶。五位美人，更相唱和，彈琴讀書，賦詩飲酒，時常把幾幅美圖，流連展玩。若是要看趙家的結果，還在末回。

若是要知幾幅美圖，但看下回，便見有詞為證：詞云：賣花聲遍寫落花圖，香繡橫鋪，鳳顛鸞倒債誰扶；一段春情魂去也，偷問兒夫。

嬌怯是奴奴，休更支吾，親親熱熱滿身酥；重把丹青描好處，才信歡娛。

評：

昔成都昭覺寺，克勤佛果禪師參見五祖，適部使者解印還蜀，祖舉小豔詩：「頻呼小玉原無事，只要檀郎認得聲」話，部使應諾。師因證祖，忽有省，遽出，見雞鳴鼓更，遂袖香入室，通所得，呈偈曰：「金鴨香銷錦繡幃，笙歌叢裡醉扶歸；少年一段風流事，只許佳人獨自知。」祖喜，徧謂山中耆舊曰：「我侍者參得禪也。」嗟呼！看小說之香豔，而能悟其旨意，有若如此者哉！

[返回 >> 繡屏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